



# 五代十国

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衰世、乱世。  
皇帝轮流做，谁『狠』到谁家。  
不只有虚妄、残暴和血腥，也有  
智谋、励志和传奇。

宋福聚 著

 华文出版社  
SINO CULTURE PRESS



## 作者简介

宋福聚，长治学院中文系教师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汉光武帝》、《嘉庆皇帝》、《赵氏孤儿》、《千古奇后》、《中兴名相》、《大明江山风雨情》、《上海教父杜月笙》、《王莽》、《五代十国》、《春秋五霸》（合作）等十余部，其中多部作品名列畅销书排行榜。担任编剧的电视剧有《苍狼》、《光影》、《黑狐之风影》、《大漠驃骑霍去病》等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五代十国 / 宋福聚著. — 北京 : 华文出版社,  
2019.10

ISBN 978-7-5075-5191-4

I. ①五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25955号

五代十国

WUDAISHIGUO

---

作 者: 宋福聚

策划编辑: 胡 子

责任编辑: 孟志成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电 话: 总 编 室 010-58336239 发 行 部 010-58336267 58336230

责任编辑 010-58336209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8.5

字 数: 250 千

版 次: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5191-4

定 价: 48.00 元

---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平叛又激新叛乱 沙陀南下埋隐患 / 001

田令孜恨恨地一咬牙,趁李国昌还没离开京城,赶忙悄悄进殿,对唐懿宗说:“陛下万不可做‘驱走一狼,迎来一虎’的事情啊!前者是庞勋叛贼据守徐州,弄成了大气候,以致陛下忧心了一年多。后来康承训占据徐州之后,又有不测之心,幸亏陛下未雨绸缪,没形成大害。如今李国昌父子又要到徐州成为藩镇,他们胡人性格凶狠,根本没什么忠义的念头,一旦盘踞在那里,比起庞勋和康承训来,只怕更难以对付啊!”

## 第二章 闯京师意外识黄巢 举义旗引出大魔头 / 015

朱温却忽然受到启发似的,眼睛闪闪发亮,更加扯紧了朱存的衣袖说:“二哥,你越说我心里越透彻了。眼下情势和当年刘秀再相像不过啦!你看看,如今大唐的江山已经是四处变乱,到处不是贼就是盗,我听人讲,好多地方都在打仗呢!远点的有王仙芝在濮州发难,近处有冤勾的黄巢起兵响应,听说已经成了大气候。咱们与其在山里跟野鸡、兔子周旋,哪里比得上投奔他们,在战场上杀敌立功,往小里说,抢些金银钱财,也当当富贵人家,要是运气好,或许真能弄个执金吾呢!要是那样,这张家小姐……”

## 第三章 逞英雄朱温误打误撞 献贺礼克用惹火烧身 / 029

李克用热血沸腾,脑门子简直要炸裂开来,他浑身颤抖着忽然怒吼一声:“段文楚,你这个狐假虎威的狗东西,祸害百姓不算,又欺负到藩镇头上来了,爷爷今天叫你尝尝,沙陀不是泥捏的!”不等段文楚反应过来,李克用已经一把揪住他的衣领,一

只手顺势抓住他的玉带，“嗨”地举过头顶，对着窗户扔了出去。伴着一阵窗棂断裂的咔嚓声，段文楚像个巨大的沙袋飞出窗外，外边随即传来一声闷响，然后就没了动静。

#### 第四章 死里逃生扯起造反旗 黑云压城血战雁门关 / 043

李国昌一愣，沉吟片刻，苦笑着摇摇头说：“唉，看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！朝中奸党篡权，天下百姓苦难重重，这个时候还讲什么酸腐的报国，还是算了吧！”说着赌气似的把诏书展开来撕扯成碎片，大声叫道：“召集全体将士到教场去，老夫有话要说！”

#### 第五章 药儿岭沙陀遭大难 福州城黄巢初得手 / 057

震人心魄的喊叫中，巨石从山上滚落下来。箭簇如雨点般从两侧倾泻而下，接着又有燃烧着火焰的叉车从山坡上滑落，把炭火无情地倾倒在士兵们身上。山谷中顿时乱作一团，负痛的惨叫声、垂死的呻吟声连同将领们指挥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，大家抱头四处乱窜，谁也看不清敌人在哪里，谁也不知道该如何躲避，凶悍的沙陀兵此时如同沸水中的鱼虾，拼命挣扎，却怎样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。

#### 第六章 受排挤历尽艰险 得英才宏图大展 / 067

谢瞳整理一下衣襟，气呼呼地说：“齐鲁大地是豪杰云集之所，正因如此，黄巢才能够起兵震惊天下。你既然只知道厮杀，没有招纳贤士的胸怀，我和你讨论怎么取胜又有何用！”啊，真是碰见高人了。朱温听人讲过不少诸如刘备三请诸葛亮之类的故事，忙效仿着堆起笑脸，冲谢瞳连连拱手：“有道是不打不相识，朱温莽撞了，请先生不必介意。如今天下大势如何，还请先生指教在下一二。”

#### 第七章 冲天豪气透长安 格局变乱战钱塘 / 081

黄巢在宫中左搂右抱，昏天黑地地尽情抛洒雨露，一直折腾到精疲力竭才缓过一口气，想起了正事。光顾上招惹唐僖宗留下的花草了，他本人并未被擒，也就是说，李唐江山并没有彻底完蛋，谁最终安坐皇位还在两可。这还了得？醒过神来的黄巢惊出一身冷汗，立刻命令尚让为领兵大元帅，任命杨能、林言等人为大将，率领五万精兵即日起程，务必追杀唐僖宗于半途之上。

#### 第八章 错谋划黄巢败亡 出狂言晋王遇险 / 095

看李存璋他们走远了，众人大眼瞪小眼，沉默良久，王彦章把手中酒杯狠狠一



摔：“独眼贼李克用，欺人太甚！羞辱我们也就罢了，连主公也不放在眼里。主公，这等家伙，迟早是个祸患，不如趁这个机会，杀掉算了！”朱温骨碌着大眼珠子，扫视众人片刻，忽然手拍桌案：“他在河东，我在河南，迟早是个绊腿货，他不讲情分，也别怪我不顾道义！”随即招呼众人坐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要干就得有把握干，来，听我安排！”

## 第九章 三垂岗上百年歌 潞州城下血成河 / 109

二十二员大将如同下山猛虎，混战成一片。宽阔的两军阵前立刻陷入到无边的杀气之中，烟尘弥漫笼罩住整个军阵，几乎看不清他们拼杀的招数，大家屏住呼吸，擂鼓的士卒忘记了手中的鼓桴，沉寂让厮杀显得更加悲壮和惨烈。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完全不知道此时身在何处。

## 第十章 痛遭反间存孝遇害 怜惜美人淮南动荡 / 123

杨行密平息扬州战乱之后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下令把孙儒斩首，接着有人把和孙儒在一起的瑶琴带上大堂。杨行密见瑶琴美艳不俗，尤其是惊恐之中低声啜泣，更如梨花带雨，令人格外怜惜，禁不住有些怦然心动。旁边的袁袭见状，忙低声说：“将军，这个女子可是祸水呀！要不是她，毕师铎也不会倒霉，孙儒或许还真能成事。”

## 第十一章 战徐州吴国建国 攻董昌钱鏐立业 / 139

董昌重新当皇帝的消息，立刻传遍四方。反应最为激烈的当然是钱鏐。他拍打着桌案大叫：“董昌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，反复无常，真是活腻歪了！传我命令，立刻南下，诛杀乱贼！”

## 第十二章 进长安朱温挟天子 受血诏晋王再出征 / 159

李克用沉吟片刻，眼圈渐渐泛红，抹把眼睛有些哽咽地对众人说：“本王虽是沙陀野人，但皇上待我如同手足，赐予国姓，恩德如山，永世难报。只可惜小人离间，造成不少误会，皇上数次问罪，这次若是发兵勤王，唯恐引起天下猜度。可是坐视不管，又有违心志，唉，进退两难哪！”

## 第十三章 失幽州晋军腹背受困 逞淫威梁王翻云覆雨 / 175

二更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急促叩打皇帝寝宫大门。宫娥一开门见是蒋玄晖，身后跟随大批全副武装的兵将，还没来得及问话，就被蒋玄晖一刀砍死。朱友恭则随

后领兵一拥而入。唐昭宗被响动惊起，惊慌失措地要赤脚逃走，但没走出几步，就被追上来的兵将乱刀砍死。

## 第十四章 朱温称帝大唐寿终 潞州交兵谢瞳倒霉 / 189

朱温称帝成为梁太祖，首先以封王的手段安抚各地势力，然后便采取武力来消除异己的隐患。他的头一个目标，当然也是近在跟前而针锋相对斗争了大半生的晋王李克用。朱温以李克用不受天命仍旧延用唐朝年号为由，亲率兵马十余万，对李克用展开讨伐。他的第一个攻击目标，则自然而然地落在晋阳南部的门户——潞州。

## 第十五章 李克用临终遗恨 大太保危局平乱 / 203

李克用从中抽出一支雕翎箭，交给李存勖，响亮地说：“朱温老贼弑君篡位，是大唐最大的奸贼。可惜我与他争斗十余年，却不能将其剿灭，此平生第一大遗恨！”接着抽出第二支箭交到李存勖手上：“幽州的刘仁恭，受我恩惠不少，最后却投降朱温，未能诛杀掉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，这是平生第二大遗恨！”喘息片刻颤抖着手抽出第三支箭递给李存勖：“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，曾与我结为兄弟，不料他见利忘义，竟暗中勾结朱温，此等无情无义之辈未能铲除，这是平生第三大遗恨！三大遗恨不除，孤心存不甘，你们定要用心，完成孤之心愿！”

## 第十六章 初战大胜存勖显神威 造孽多端后梁斗犹酣 / 217

朱友珪一马当先，直冲内室，斩杀侍奉左右的宫女太监二十多人。朱温正病卧在床，见朱友珪提刀气势汹汹地走进帷帐，惊讶地问：“我儿深夜来此，有什么紧急军情？”朱友珪恶狠狠的大吼一声：“老贼，奸淫我老婆，却传位给朱友文，要你能干什么！”朱温立刻知道不妙，刚要辩解，朱友珪抡起大刀：“快给老子腾开地方！”一刀直插进朱温腹中，朱温闷声闷气地惨号一嗓子，随即一命呜呼。

## 第十七章 征幽燕战契丹完遗愿 攻濮阳据黄河乘势起 / 229

闻听皇帝朱友贞归天，后梁大臣以太傅张全义为首，率领后梁朝廷中文武百官，献城归降，迎接李存勖率兵入城。大功告成的李存勖意气风发，在朱温后宫椒兰殿前，祭祀李克用亡灵，折断他交给自己的最后一支雕翎箭。彻底战胜宿敌的李存勖进驻开封之后，降旨大赦天下。

## 第十八章 宠优伶庄宗命丧乱箭 争皇位朝堂内忧外患 / 247

郭从谦恼怒之际,索性起了响应李嗣源的念头,他丢弃车辆,率三千禁兵轻装返回京师,挥兵直杀内宫。庄宗李存勖正在绛霄殿用膳,猝不及防,禁军已经杀到眼前。李存勖当年的雄风丝毫未减,挥舞宝剑劈斩禁兵数十人,众人竟然一时攻不进去。郭从谦见状。唯恐时间一长发生变故,喝令士卒放箭,李存勖就这样被乱箭射死在宫殿廊下。

## 第十九章 儿皇帝引发朝代更迭 唐后主导致江南变乱 / 259

桑维翰振振有词,他对石敬瑭说:“这有什么,他漫天要价总比我们被人宰割强出许多。主公不妨狠下血本,割让雁门以北的幽云十六州作为答谢。二十年前先皇李克用与耶律阿保机结为金兰,先帝李嗣源与耶律德光互称兄弟,主公是驸马,理当小耶律德光一辈,可尊其为父辈。”石敬瑭急于解除眼下的危机,立刻派他出使契丹,表明心意。

## 第二十章 顺时势陈桥兵变 叹兴亡一统江山 / 273

石守信等人这才听出了赵匡胤话中有话,连忙离席叩头说:“陛下何出此言?现在天命已定,谁还敢有异心?”赵匡胤神情开始严肃起来:“朕并非说诸位有什么异心,可是诸位想一想,倘若你们的部下想要富贵,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,你即使不想当皇帝,到时也身不由己了。朕就是先例呀!”



# 第一章

## 平叛又激新叛乱 沙陀南下埋隐患

田令孜恨恨地一咬牙，趁李国昌还没离开京城，赶忙悄悄进殿，对唐懿宗说：“陛下万不可做‘驱走一狼，迎来一虎’的事情啊！前者是庞勋叛贼据守徐州，弄成了大气候，以致陛下忧心了一年多。后来康承训占据徐州之后，又有不测之心，幸亏陛下未雨绸缪，没形成大害。如今李国昌父子又要到徐州成为藩镇，他们胡人性格凶狠，根本没什么忠义的念头，一旦盘踞在那里，比起庞勋和康承训来，只怕更难以对付啊！”

枯黄的落叶随着秋风不住打旋，忽高忽低，簌簌有声。掐指算来，大唐帝国已经磕磕绊绊走过二百多个春花冬雪，所有贞观、开元的盛世，武则天称帝的美梦，以及安史之乱的刀光剑影，都已烟消尘封。时光车轮沉重地碾轧到了唐懿宗当朝的咸通年间的门槛上，大唐江山正处在无边的风雨飘摇之中。咸通六年（865）的初秋，秋雨潇潇阴霾漫天的时候，一场更大的风暴不期然地悄悄袭来，一段惨烈的时光不动声色地登上历史舞台。

而当时并没有人会想到，导致王朝倾覆的巨大变乱，在唐懿宗看来，不过是由一个个小小的疏漏所引发。

六年前，南诏国国王去世，他的儿子世隆继承王位。由于世隆正好犯了李世民和李隆基的名讳，唐懿宗便下诏要世隆立刻改名，否则就不承认他的国王地位。而唐懿宗并没想到，如今的唐朝已经不能和李世民、李隆基时候相提并论。内有宦官当政，外有藩镇割据，朝廷只能调动有限的兵马，圣旨大多并非皇上本人的意思，皇帝的权势早就被大多数有实力的人所轻视，山高皇帝远的南诏国，更是满腹这样的心思。接到要求自己改名的诏书后，世隆不但没有遵命，更是借题发挥，宣布不再向唐朝称臣，要自己当皇帝，定国号为大理，并率军攻占了大唐在南方的重镇交趾。

尽管南诏地处偏远，但大唐毕竟还没倒架子，面子总是要遮掩照顾一下。于是，朝廷紧急征调徐州兵驻守桂林，抗击南诏。然而，在藩镇割据的大背景下，朝廷发号施令也变得小心翼翼，调兵之前许诺徐州的这些兵将们说，此次出征，三年后即可返回家乡，朝廷绝不失信。不料，国衰兵弱，战斗力大不如前，一直对抗到第六年时，南诏国仍没有被彻底制服，而徐州兵已经忍无可忍。他们不知道，如今朝廷征调军队相当困难，好容易逮住他们这帮冤大头，岂能轻易让他们回去？至于当初的许诺，

也不过是随便说说，哄劝他们罢了。面对遥遥无期的厮杀、寂寞、孤单，还有愤懑，这群汉子终于忍耐不下去了，他们在粮料判官庞勋的带领下，扯旗造反，既然朝廷言而无信不准许我们回去，那我们就杀回去！有道是“树起招兵旗，就有吃粮人”。沿途之上，衣食无着的贫苦百姓纷纷加入，队伍迅速扩大到十多万人。数月间，徐州、寿州相继失陷，江淮一带顿时陷入血与火的战乱。

唐懿宗对此十分震惊，立刻四处颁发诏书，要各地藩镇发兵勤王，共同平乱，并任命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各路兵马督招讨，集结军队于宋州。而各藩镇眼见天下即将大乱，更加倾向于保存实力，不约而同地装聋作哑，各自看守起自己的地盘，只要庞勋不威胁到自己的利益，也就乐得相安无事。不过让唐懿宗略感欣慰的是，北方胡人部落却表现得很积极，沙陀、吐谷浑和鞑靼等部族的头领听说皇上要招兵平叛，立刻率领各自的人马南下，中原地带顿时涌现出一队队装束怪异、凶狠异常的奇特大军。

这些北方部族中，兵力最为强大的，当数沙陀部落，共出动剽悍骑兵五千多人。他们在头领朱邪赤心的率领下，从蔚州出发，直奔宋州与康承训会合。康承训见来的这帮人马装束奇异，头上缠着狐尾巾，脖子上挂着一串串野兽牙齿做的项链，还有的干脆把野兽的头骨挂在胸前，他们个个赤裸着右肩，肩上扛着弯月状的胡刀，腰间扎一张羊皮，或者披头散发，或者光头像个头陀，显得凶恶狰狞，从气势上先是比中原军队强悍许多。康承训立刻感觉心里踏实不少，忙客气地对朱邪赤心以礼相待，请他担当先锋。

庞勋的先头部队驻扎在徐州外围的柳子镇，由大将姚周率四万义军镇守。康承训观察过地形后，发觉柳子镇地处平原，城墙低矮，而姚周正指挥部队和当地百姓急着加固城墙，准备迎接大战，这是一个迅速决战的好机会。康承训立刻下战书，表示三天后要在柳子镇决一死战，如果叛军有胆量，就不要推辞。而姚周其实对能否守得住这个小城很没把握，也想马上见个分晓，当下立刻答应。

第三天一大早，两军列阵，康承训一马当先，左边是招讨副使王晏

全,右侧是沙陀部的大头领朱邪赤心,其余大将簇拥在身后,显得威风凛凛,格外有气势。而相对于官军,姚周这边就寒酸许多,兵士们多半是盔甲不整,更多的则是像个农夫,还没有交战,败象已经显见,但不管怎样,事到临头,还是要拼上一拼的。姚周回身看看众人,大声吆喝:“哪位将军愿意去立头功?”

身后一员叫孙喜的小将猛地窜出,一边叫嚷着:“我来会会这帮狗官军!”一边挥动长枪冲到两军阵前。对方一个叫薛尤的将官闻声出动,两人战在一处。孙喜虽然年龄小,但臂力很大,没几个照面,薛尤就处于下风,几次险些被孙喜给刺下马来。康承训正要想办法换人,就听身边有个略显稚嫩的声音响起:“薛将军歇息一下,我来帮你!”伴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,一员小将冲了上去。康承训吃惊地望去,见这个小将也就将近二十岁的样子,身披一件银白色的锁子甲,骑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,四个马蹄部位的毛呈雪白色,分明是罕见的西域踏雪胭脂马。他手里挥舞着一杆闪闪发亮的长戟,有着超越他这个年龄的威猛。更让康承训吃惊的是,这个小将一只眼睛塌陷成了黑窟窿,只有一只眼睛闪闪发亮,闪烁着骇人的凶光。这个明显特征让康承训一下记起来,这不正是朱邪赤心的大儿子朱邪克用吗?

只见朱邪克用也不多废话,上前拦住孙喜就是一阵连戳带打,手法很快,力道极狠,几乎是一招就要致敌于非命。孙喜或许从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打法,顿时手忙脚乱,没两个回合,就被长戟横扫到肩膀上,手中的武器略一停滞,朱邪克用已是一戟刺进他的心窝,孙喜“扑通”掉下马背。

义军方面见状大惊,忙让武艺更为精通的大将倪焕上阵。倪焕虽然勇猛,但也仅仅和朱邪克用战了十多个回合,就被朱邪克用瞅准一个破绽,一戟戳于马下,然后迅即上前再补上一下。

看到连损两员大将,姚周沉不住气了,慌忙挥动令旗,指挥人马仓皇撤回城内。官军趁机掩杀,一直扑到城墙下才住脚,不但擒杀了许多兵丁,也夺取了不少刀枪铠甲。

仓皇退回柳子镇的城中,天色也渐渐昏暗下来,不知不觉已是薄暮

时分了。姚周召集众人商议说：“本以为李唐的天下奄奄一息，我们摧枯拉朽，很快就能大获全胜。不料他们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势力！看来，只能坚守柳子镇等待救援了。轻举妄动只怕随时都可能被吃掉。”大将孟敬文却有些担心地说：“我们兵少，柳子镇城墙矮小，容易攻破，加上敌人粮草充足，人强马壮，只怕坚守下去，于我们不利呀！”顿一顿看看大家的满面愁容，忙补充说，“要是想坚守待援，也得把城防布置坚固些才有可能。”

大家都觉得这话有道理。姚周立刻命令下去，让士兵在附近山林砍伐树木，夯土筑墙，唯恐人手不够，就把城中的男女老幼也一起征调使用。果然是人多力量大，加之柳子镇本身也小，用了四天工夫，一座两丈多高的城墙就修筑起来。姚周又指挥着在城的四角建造几座木塔，既可以登高瞭望，又可随时观察敌情，并把剩余的木料做成弓箭，准备死守。

看到柳子镇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康承训把主要将领召集到一起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诸位，本以为柳子镇不过弹丸之地，不用费多大劲就可拿下。没想到贼兵中还有能人，几天就把城防加固成这样！你们看，如今的柳子镇不但难以攀登，里边塔楼林立，每个塔楼之间还有木头走廊可以来回行走，相互增添兵力，如此一来，攻城的难度就很大了呀！唉，倘若在这等小城功败垂成，岂不叫人笑话？”

见主帅这样，大家也都觉得有些棘手。朱邪克用见众人低头不说话，一个眼睛转动着四下看看，忽然高声说：“其实也没什么嘛！他们的塔楼、走廊全是原木搭建而成，就连城墙也是木头加固再用土夯实。火能克木，一把火烧掉不就完了嘛！”

这话立刻提醒了大家，众人直冲这个相貌有些怪异的年轻人点头。可是康承训最终还是摇了摇头：“这个法子昨日就曾想过。唉，如今是深秋季节，前几天刚刚下过透雨，我到树林里看过，木桩内外都非常潮湿，故意点火都点不着，指望几支火箭射过去，恐怕无济于事呀！”

这话倒也是实情，大家立刻又垂头丧气起来。

“元帅不必担心。”坐在朱邪克用旁边的朱邪赤心沉吟着慢慢说，“在下也观察过了，连日秋雨以致树木潮湿不假，但近几日却是晴好，秋

风很大,贼兵搭建塔楼的木材,极易被风吹干,城内的情况,和元帅在树林里看到的木桩,其实情形大不一样了。叫在下看,只需要等一个有风的日子,用火攻必然会得手!”

“对呀! 树林里的木头和搭建成岗楼的木头,肯定不一样嘛!”朱邪赤心的话提醒了大家,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

康承训一扫脸上的阴霾,双眸闪光地点头说:“不是将军提醒,险些贻误了战机。好,传令各队做好准备,多弄些硫硝火箭,明天风起时,火攻破敌!”

也是上天照应,第二天黄昏时分,北风忽然大作,附近的树林如同波涛汹涌,铺天盖地的吼声摄人心魄。在瑟瑟寒风中,康承训和各路大将一个个喜形于色,迅速集结队伍,围拢到城下。

“朱邪赤心将军率领一万兵马,等城北大火烧起后,立刻从东西两侧杀进城中!”

“朱邪克用将军,你和令弟朱邪克宁率五千骑兵,埋伏于柳子镇东南侧,等贼兵败退后从这里出逃时,立刻迎头截击,杀他个断子绝孙!”

由于兴奋,康承训的话铿锵有力。朱邪父子齐声答应,接受命令。其余将领们忽然意识到,在眼下大小战事中,北方的胡人部族兵力,似乎已经成了主角。不过这也没办法,汉人军队要么被藩镇所控制,拥兵自重只顾保地盘,要么被贼兵所争取,实在无人可用哪! 许多人内心深处有种本能的预感,这样下去,天下大乱恐怕还在后头。只是会乱到何种程度,会怎么样乱,谁也说不清楚。

傍晚时分,秋风一阵紧似一阵,寒气直浸皮肉到达骨髓。柳子镇中的义军裹紧身上的单衣,正分头做饭,忽听城外锣鼓大作,号角划破天边的余霞。不等他们反应过来,成千上万的箭镞冒着火苗,从四面八方飞射进来。火箭如蝗虫一般,迅速扎满了塔楼、走廊以及城墙的立柱。这些被连日风干的木头,片刻工夫就被点燃,整个柳子镇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。义军立刻大乱,一部分人忙着找水救火,一部分人则操起家伙防备敌军攻打城池。姚周知道柳子镇无论如何是守不住了,赶忙组织众人从南门撤退,企图突围出去寻找大部队。而城中的情形,早在康承训的



掌握之中，他一马当先，带领本部五万多士卒从正面猛烈进攻。混乱中已经没有人守城，官兵没费多大劲便冲杀进去。而此刻姚周已经带领残余兵力冲出南门，向东南方向败退。然而没走出多远，忽听前方一片骚乱，伴着鼓角声响起，朱邪克用如同猛虎一般，沙陀骑兵漫山遍野地冲杀过来。他们的装束和那不要命的架势，把姚周他们吓了一跳，没有接战已经感到心虚不已。

不容有别的考虑，朱邪兄弟已经冲到跟前，他们身后的沙陀兵好像嗜血恶魔，弯月状的胡刀在昏暗中闪电般上下飞舞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义军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。姚周很快被朱邪克用盯上，他大喝一声，上前一戟刺在姚周肩膀上，姚周拧着眉头还没来得及抵挡，朱邪克宁从另一侧窜出来，一刀砍在姚周的胳膊上，姚周手中的兵器应声而落。朱邪兄弟刀戟并举，转眼间姚周成了一摊肉泥。义军队伍中的其他兵将运气也没好到哪里去，经过小半个时辰的打斗，大部分义军便缺头少胳膊地成了一堆烂肉，场面血腥至极，惨不忍睹。而沙陀兵将们却似乎习以为常，哈哈大笑着继续追逐逃窜的少数义军人马。

这场战斗速战速决，干净利落。柳子镇几乎化成一片废墟，镇中的男女老幼十有八九死于非命。当康承训视察战场，见到朱邪兄弟大胜的场面时，禁不住一阵反胃，差点呕吐出来。这帮胡人真够狠的，倘若哪天他们想造大唐江山的反，只怕比庞勋之流更可怕呀！虽然闪过这个念头，但眼下能指望上的兵力，也只有他们，康承训也只得夸奖朱邪父子一番，命令他们作为先锋，立刻率领沙陀兵马直逼徐州叛军老巢，他自己则同大部队随后跟进。

等回到朝廷后，一定得把胡人的情况向陛下好好禀奏，加紧提防北边的这股可怕势力。行军路上，康承训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另外，困扰康承训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，就是朝廷划拨的军饷迟迟没有下来，眼看着坐吃山空，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下，军队却面临着挨饿的危险。不行，得赶紧上奏折催上一催，不然功败垂成，太可惜啦！康承训忧心忡忡地长叹一口气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此刻朝廷中正酝酿着一场针对自己的大阴谋。

和前代一样，唐懿宗如今最信任的人不是文武大臣，而是身边的大小太监。和他的父辈们想法一样，他觉得，人都是有私心的，无论指望哪个大臣，心里都不够踏实。而太监似乎是个特例，他们没有儿女家室，真正是赤条条无牵挂，最大程度地做到了一心为皇家效劳。正因如此，他也和父辈们一样，把太监们作为了贴心人。如今他最信任的是大太监田令孜。田令孜年岁五十上下，为人圆滑，各种点子极多，每每在自己跟前出个主意，总能合乎自己的心意。唐懿宗任命他为侍中，总管朝廷内外的事务，田令孜似乎也表现得任劳任怨，非常乐意承担重任，忙里忙外不辞辛劳。唐懿宗并不知道，不知不觉中，田令孜这个外表恭顺忠心的老太监，已经逐渐取代了自己，朝廷大权慢慢攥到了他的手中。诸如官员的升迁、朝廷财政的支配，乃至军队的调动等大权，都由田令孜一手掌握，皇上不过是个传声筒而已。各级官员对此也是心知肚明，彼此心照不宣，但凡有表示孝敬之心的宝物，总是先献给田令孜，有多余的才想送给皇上。朝廷征收的赋税，则几乎成了田令孜的私家财产，他可以随意挥霍或者调拨。但田令孜却对此仍不满足，总在寻找机会打击不给自己面子的官员，总在想办法往怀里捞钱，多多益善。这次平息庞勋叛乱，田令孜就借机发了一笔横财，他把朝廷供应给前线的粮饷截留大半，据为己有。依他想来，军队在外作战，不可能饿肚子。哪里都有百姓，他们手中有刀有枪，随便抢上一抢，还能吃不饱肚子？除非是一群傻瓜！可是当康承训十万火急递交给皇上的奏折到了他手里，田令孜感到事态有些严重了。

这个康承训，死脑筋！田令孜把奏折狠狠摔在地上，平日里在朝中处处跟老夫作对，如今领兵在外，还想找老夫的碴儿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他应该知道军饷不到位是怎么回事嘛，上什么奏折？分明是跟老夫过不去。哼，那就别怪老夫手狠了！

不过，让田令孜有些措手不及的是，还没等他有所动作，前方接连有捷报传来。康承训率领大军，已经拿下徐州城，叛军首领庞勋被迫退到梁城，已是苟延残喘。康承训认为士兵连续作战，已经疲惫不堪，就驻扎在徐州一边休整，一边等待军饷的划拨到位。唐懿宗接到战报，当然棒

外高兴,召集群臣举行盛大宴席,美美庆贺了一番。席间不断有大臣敬酒,等宴会结束时,唐懿宗已经有些醉意了,在一片道贺声中,他大声说:“朕承蒙祖上恩德,定要以此为契机,中兴朝纲,整顿吏治。康承训在奏折上提到,粮饷迟迟没有到位。朝廷明明已经调拨过去,何人胆敢克扣?明日一定要查清楚!”

大家当然能猜测出这个胆敢克扣军饷的人是谁,于是一起唯唯地含糊答应着,赶忙接着敬酒转移话题,然后相继告辞,唯恐言多必失出什么差错。

看到大臣们告退散开,身边没了什么人,田令孜忽然灵机一动,扶起醉眼朦胧的唐懿宗,一边给他擦拭嘴角的残羹,一边低声细语地说:“恭喜皇上。皇上洪福齐天,消灭些许叛军,自然是在情理之中。”

唐懿宗点点头,有些含糊不清地吹嘘:“那是自然。不过,也多亏了康承训他们尽力呀!”

“明君之下必有能臣。”田令孜连连点头,语气格外谦恭,“将士效忠皇上,那是他们的本分。不过……”田令孜忽然眉头一皱,显得有些忧虑,“陛下想过没有,福祸相倚,很多时候都是灭一小祸而兴一大害呀!”

“哦?”唐懿宗一愣,斜眼看看田令孜。

“老奴一片忠心,斗胆说出实话,还望陛下恕罪。”田令孜忙一拱手,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,“陛下您想,为什么叛贼要把徐州作为老巢呢?因为徐州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好。进可以夺取中原,退可以称雄一方。加上那里地肥水美,物产丰富,是个宝地呀!而如今康承训攻占徐州之后,竟然一个多月按兵不动,没有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叛匪,陛下不觉得很奇怪吗?”

唐懿宗一愣,坐直了身子,认真地看着田令孜:“这有什么可奇怪的?他在奏折里已经提到,一来要休整军马,再者粮草不继。朕正要让田公公严查是哪个胆大妄为之徒克扣了军饷呢!”

见皇上对自己并没起疑心,田令孜放心一笑:“克扣军饷的妄为之徒当然要查,包在老奴身上,请陛下放心。不过,康承训按兵不动,其中还大有文章呢!”见唐懿宗眼光发直地望着自己,田令孜做出推心置腹